

全球视野下的“杰哈德”前沿与前线

马晓霖^①

在恐怖主义巅峰事件“9·11”爆发十周年之际，全世界都在盘点这一改变美国、改写部分国家历史的悲剧。11日（注：此文是2011年9月11日，作者参加第十一届“国际反恐峰会”被指定就“杰哈德”威胁话题发言时，所做的主旨演讲报告中文版，阅读时请注意具体的背景）当天，第11届国际反恐峰会在以色列的赫兹利亚召开，50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聚会探讨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的来龙去脉。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伊斯兰世界极端分子发动的圣战“杰哈德”。

以色列是现代“杰哈德”的最初战场和最残酷前沿，以“杰哈德”之名而产生的生死搏斗远比“9·11”袭击更持久，更复杂。而且，如果说“9·11”为标志的反美“杰哈德”还有望终结，但是，中东地区“杰哈德”硝烟蔓延的时间可能要延续几十年，尽管它已在这里遮蔽了几代人。

在这里，“杰哈德”远不是简单的宗教和信仰问题，也不可能用简单的军事打击可以解决。可以断言：只要中东冲突一天得不到公正、全面和彻底解决，“杰哈德”就会存在，即使阶段性地进入低潮，最终也会不断被人唤醒，得到鼓动。

第一，被劫持的“杰哈德”

“杰哈德”，缘于伊斯兰早期的一个概念，在《古兰经》中被直接或间接提到20多次。多数教法学家认为，“杰哈德”是穆斯林为取悦真主而行善止恶的宗教义务，是以



^① 马晓霖：中国唯一全实名知识精英博客网站博联社 www.blshe.com（北京博联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兼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前新华社驻中东资深记者，《环球》杂志总编辑。

心灵、言语、行动和刀剑四种方式而寻求“主道”的个人奋斗与努力，即使发生军事“杰哈德”，也仅限于自卫和抗争。

不幸的是，现代“杰哈德”竟出现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冲突中，成为部分人最早提出的反以宗教口号。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巴勒斯坦学生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在埃及成立“杰哈德”组织，以消灭以色列和收复阿拉伯失地为宗旨，并参与谋杀埃及总统萨达特。当然，现代“杰哈德”成为一场大规模政治、宗教和武装运动，兴盛于苏联占领下的阿富汗，美国、沙特、巴基斯坦、乌萨马·本·拉丹和艾曼·扎瓦赫里等等以各种方式支持“杰哈德”战士——Mujahedin，并在这场反苏联战争中结为盟友。中国也曾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列为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之一。当时，阿富汗的“杰哈德”被国际社会视为一场正义战争，没有多少人因为其宗教名称甚至宗教色彩而希望苏联获胜。

从中东到阿富汗，“杰哈德”显然被误读，被曲解，被放大，甚至被劫持，成为纯粹的“革命杰哈德”与“军事杰哈德”，当做国际政治斗争工具和战争手段。

军事“杰哈德”因苏联撤军和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而进入低潮，却因海湾战争在中东而被本·拉丹重新点燃，他和追随者把应邀解放科威特、保卫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美国军队视为侵略者和占领者，描述为新的“十字军”，是巴勒斯坦问题之外的又一重罪恶，呼吁世界穆斯林发动“杰哈德”，“净化伊斯兰土地”，赶走异教徒，并为此拉开恐怖袭击全球化的帷幕：1994年在索马里击落两架美军“黑鹰”直升机，迫使美国退出非洲；1998年爆炸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2000年袭击亚丁湾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直到2001年9月11日发动对美国本土的大规模袭击。此后十年，“杰哈德”口号下的国际恐怖主义遍布全球，此起彼伏。

总结“杰哈德”出现后的前20年，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杰哈德”因为阿以冲突而起，因为阿富汗战争被正义化、合法化，又因为冷战结束后的地区冲突和分离运动被全球化。不仅如此，“杰哈德”还被严重异化，不仅成为按现代文明标准衡量的国际恐怖行为，而且是颠覆任何世俗政权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复古主义反叛。

“杰哈德”被劫持和异化的另一个证明是，他们不仅到处袭击国家机构，而且故意杀害无辜平民；他们不仅袭击非穆斯林目标，也赤裸裸地袭击穆斯林目标，包括炸毁清真寺，屠杀祈祷者，暗杀伊玛目。他们甚至唆使儿童充当人肉炸弹，而且公然违反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自杀的教规。

第二，过往 10 年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特点

从“9·11”事件到今天，从纽约世贸大楼到以色列，我们可以发现，面向伊斯兰世界的 10 年反恐战争已形成非常复杂的战场格局和政治图谱：

1. 恐怖主义已经全球化，特别是以伊斯兰极端分子为骨干的恐怖袭击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2. 反对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并逐步形成反恐统一战线，以及各国常态化的反恐意识、措施和基本标准。

3. 恐怖主义形成几个有形战场，并逐步被反美反以分子当做消耗美国国力的大国坟墓，主要包括：美国本土及欧洲，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地区。同时，中国西部，中亚，高加索地区以分离主义为背景的恐怖主义袭击也起伏不定。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部的恐怖袭击经过几次高峰后，已趋于平息。

4. “杰哈德”分子在试图颠覆现有世俗政治秩序的同时，正在建立不同名目的政教合一“影子国家”，比如在阿拉伯半岛、中亚、马格里布和高加索地区出现的各种“伊斯兰酋长国”，这些追求暴露了他们并不高尚的政治和宗教动机，说明他们逆现代化而动的本质，也必然使他们的“杰哈德”失去广泛群众基础。



第三，反恐战争的胜利，还是恐怖主义的胜利？

反恐战争 10 年，必须盘点得失。

1. 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颠覆萨达姆政权，既没有找到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找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勾结的证据，相反，为失业的阿富汗“杰哈德”分子开辟了新的热战场，并制造出更多反美极端和恐怖分子，导致 4000 多美国士兵死亡和几十万伊拉克人遇难，并摧毁防御伊朗伊斯兰革命西进的屏障。

2.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重新崛起，迫使美国不得不与之谈判，试图将其纳入政治和解进程。迄今，美国能否体面撤离，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决心，更取决于塔利班是否愿意，而阿富汗反恐战争是否彻底胜利，对全球的恐怖与反恐怖进程意义重大。

3. 巴基斯坦。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前，这里不存在大规模恐怖主义，只有偶尔发生的暴力袭击。反恐战争，特别是美巴联手的大规模镇压，使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连成广阔战场，不仅使阿富汗塔利班方便进出巴基斯坦，躲避联军围剿，甚至催生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树立起新的敌人，巴基斯坦也成为“基地”组织的新天堂，导致本·拉登藏身于此至少7年，不少政治家被暗杀，诸多银行、使馆、清真寺、军情机构被爆炸，大量平民甚至外国运动员遭屠杀，这个南亚国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

4. 巴勒斯坦。奥斯陆协议后的大规模冲突“阿克萨起义”比“9·11”事件提早一年发生。由于美国遭遇袭击，美以很快将巴以冲突抹黑为“恐怖与反恐怖”，而非国际舆论和公众多年认知的“占领与反占领”。虽然以色列以围困方式葬送谴责恐怖袭击的阿拉法特，用导弹清除主张以暴力和武装方式对抗的艾哈迈德·亚辛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斯，但是，被和谈阵营和美国严重打压的哈马斯反而在自由、民主和透明选举中上台执政，以色列甚至对巴勒斯坦发动规模空前、伤亡惨重的“加沙战争”。今天，哈马斯控制或无法控制的武装人员，依然可以用火箭袭击以色列，同时，主和的法塔赫也不能令美以满意，正在联合国寻求独立而让美以公开难堪。更为戏剧性的是，封锁加沙还激化了以色列与传统地区盟国土耳其的矛盾，使这个最关键的朋友在最关键的时候渐行渐远。

5. 黎巴嫩。同样被美以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并未失去民意基础，也未丧失战斗能力，相反，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让以色列国防军蒙羞，严重挫伤以色列人的安全感。而且，真主党一样通过无可挑剔的民主选举赢得执政党地位，获得组阁权，即便在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之后。

以上种种现实提出一个残酷的问题，10年反恐战争真的胜利了吗？谁是赢家？

第四，“杰哈德”之源——阿以冲突

几乎全世界都认同，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无论是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还是巴勒斯坦的独立与人权。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以色列就无法安宁，巴勒斯坦人就无法开心，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领导人就难以轻松，近700万巴勒斯坦人，3亿阿拉伯人，15亿世界穆斯林，几十亿追求公平与正义、文明与进步的世界人民都会心怀痛楚，而劫持“杰哈德”的宗教与民族极端分子，都会利用这块病灶培育反以反美



细菌，传播仇恨病毒，酝酿恐怖袭击。

是否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未必成为“杰哈德”分子的终极追求，但是，冲突现状一定是他们不断滋事的有利借口和高尚招牌。而且，在“人权高于主权”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在国际社会不断组建联盟干预地区冲突甚至内政问题的今天，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际遇会日益突出，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地位和处境会日益艰难，美国由于实力下降和外交策略的调整，也日益难以持久和处处维护以色列的立场。

10年的反恐战争证明，以暴制暴，恐怖无穷。因为恐怖组织已探索出这样一种模式：在不对称的宗教或文明背景下，代表弱势一方诉求的极端势力发动袭击，招来强烈报复和制裁；报复与制裁造成更多伤亡；更多伤亡造成更多更强的不满和仇恨；新的仇恨培育更多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更大规模、更多频次的袭击出现，诱使更多的报复与打击……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将强大对手的资源消耗干净，最后像罗马帝国那样崩溃。

所以，奥巴马上台后不再强调“打击恐怖主义”，更多地提出“反对极端主义”；不再坚持单边主义，而是强调多边合作；不再主动组建联盟发起军事行动，而宁愿让其他国家分担更多责任。这就是现实的压力与美国的无能，因为再强大的帝国也经不起持久消耗。以色列是否也从中受到启发，有所反思？

第五，结论：终结“杰哈德”从脚下开始

战场就在脚下，出路也在眼前。

对以色列和美国而言，中东的威胁何其多？萨达姆和卡扎菲已经被推翻；伊朗政府、叙利亚政府、哈马斯、真主党还在；这些传统敌人尚未消失，什叶派阵营和穆斯林兄弟会链条又相继崛起，埃及能否守住和平？土耳其又要与以色列为敌，甚至和平伙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要在安理会与之撕破脸……显然，以色列没有朋友，举目四望几乎全是敌人。过去是，今天还是，将来呢？

所以，今天在这种环境下谈论“杰哈德”，谈论恐怖与反恐怖，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因为无论如何定性以色列人与敌人之间的冲突，都无法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土地与和平。

以色列固然强大，但是，你可以摘掉一堆毒苹果，不能砍掉一个树；你可以砍掉一个树，不能铲除一片森林；你能铲除一片森林，无法摆脱森林成长的土地。显然，“杰

哈德”就是那只毒苹果，而以阿冲突就是那片无法绕开的土地。以色列当年与巴解组织化敌为友是基于这种认知，美国对塔利班由意欲消灭转而选择谈判，也是这种认知。

其实，翻开数千年历史长卷可以发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睦相处构成主要篇章和主题，不和与征战只有区区几页。但是，战争与和平的转机窗口往往就是十几年、几年甚至几天。在以色列占据压倒性优势时，在以色列作为无可争议的地区强者时，如果不能主动、大度让步，安排长久的和平解决，为自己营造一个彻底改变的安全环境，或许将留下莫大的历史遗憾，而这个遗憾的主人，我想不是具有 3 亿人口和几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阿拉伯人，而是经历了几次大流散、困难深重的犹太人民。



bases of Islamic teaching, history and social background.

Arabia-Islamic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u Long(053)

'Love of wisdom' was truly their own philosophy of the Arabs from the sense of etymology, which implicated the value of courage, kindness, tribal solidarity and other various proverbs virtue such as wisdom, legends and fables from their sense of worth in their early literature. Sages were highly respected by Arabs. Luqman, respected as an early Islamic Arabia sage for his creation of proverbs, was regarded as a saint and the chapter of thirty-first in Quran was named by his name. a pioneering attribution which made Arabia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beyond Islam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two sisters religion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has established by Aribia.

The Frontier and Front of Jihad in the Global view By Ma Xiaolin(067)

The Islamic concept of Jihad has been hijacked by modern terrorism. The development of terrorism in the past ten years showed that Jihadists are being marginalized and losing their mass bases. To eliminate terrorism and Jihad, first the conflict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 must be resolved.

Al-Qaradawi's view on the mean features of Al-wasatiyah and Al-tajdeed

..... Translated by Ding Jun(073)

Al-wasatiyah (Moderation or Balance) and Al-tajdeed (Renew or Refresh) is a contemporary Islamic trend in Arab and Islamic world. It emphasizes on that the peace, moderation and justi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brought by Islam. The article, a short extract from Dr. Yusuf Al-Qaradawi's new book Fiqh Al-wasatiyah and Al-tajdeed, talks about mean features of Al-wasatiyah and Al-tajdeed which could be conducive to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rend and its key ideas.

The dialogue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from the view of localization By Li Lin(079)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oth are foreign religion in Chinese context. They were spread into China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7th century, but their posi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are quite different. Islam today has already been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society as a sub-culture, while Christianity still searches its way to be accepted. Through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is difference is due to three reasons: the way of missi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clergy and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theology.

Early Muslim leader in China Translated By Wang Jianping(102)

This article which referenced a lo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western academic works according to some important events of Muslim leader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of China was edited and writed by Bi Jingshi (1900—1985) who wa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He extented observed and researched the dialy life of China Muslims, the author visited several times of the Muslims who were living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and other area where the Muslim living together. Nearly one thousand pieces of old photographs which reflected Chinese Islamic culture was handed down by Bi

